

# 美丽的大同

常占库

一个人和一座城似乎有一种难以割舍的缘分。我出生在塞上古城大同市西北部的一个小村子里。小孩子总是向往城市的热闹光鲜，“成为大同城里人”的念头也一直萦绕在我幼小的脑海里。可是我也有些遗憾：在课本上看到很多城市都是绿树成荫、鸟语花香，但彼时在大同城里，能看到的成片绿色除了夏天的田野就是大同公园，只有那里才有为数不多的垂柳、碗口粗的松树、松软的草坪，至于男孩子们奢望的在草地上踢踢球、打打滚只能是一个梦想。

“一年一场风、从春刮到冬”是过去大同气候的真实写照。那些年，一年中总有几场大风伴着黄沙，特别是春季的沙尘暴，似乎要把人吹走，把房子吹跑。印象中，人们总盼着夏天早来临，因为那时候小草绿了、树叶绿了，大地绿了，风就小了。我也从小就盼望着大同有更多的绿地和绿意。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，课堂上学到这么美好的诗句，

让我对“绿”更多了几分憧憬。我也去过其他的城市，南方城市的绿意盎然每每令我心生向往，也期待着春风从江南过来，把大同快快吹绿。

二十几年前，我拿着派遣证到大同市城区一所学校报到。从上学到参加工作，再到几个工作岗位的变化，我一直没有离开这座城市。在工作和生活中，我从点点滴滴中逐渐了解着大同的过去和现在，解读着这座古城两千多年的成长密码。我也一直想着、忙着，为她增添一些绿色，好让我的梦想早日实现。

也不知从何时起，“绿”开始在大同萌动了。报纸上“绿色发展”成为热词，电视上绿色的画面越来越多，眼睛里能看到的绿更是愈加茂盛浓密。过去老家村子旁的运煤路，变成了布满绿荫的旅游专线公路；周边曾经光秃秃的山头，如今树木葱茏，成为喜鹊、野鸡、野兔的乐园。近年来陆陆续续的古城修复保护工程，给黄色的土城墙重新披上青色的外衣。城门也都建好了，护城河

水流淌起来了，青砖碧瓦、角楼林立、古色古香，与周边的带状公园相得益彰、浑然一体。城市里，人们再看不到黑色的运煤车了，几乎干涸的河流重新有了清水的滋养，像一条条绿带围绕在城市周围。宽阔的街道，林立的高楼，新修的几大场馆、公园，使多少游子归来时居然不认识了回家的路，回来了又不想走。

绿，在大同人心目中渐渐清晰起来。周日，四岁的小儿子嚷着要去公园玩，我竟不知应该带他去大同的哪个公园，因为每个公园都有特色，我也带他去过好几个了。儿子说：“就去那次咱们一起看到的，阿姨不让淘气的小哥哥踩草坪的文瀾湖公园吧！”绿草有情，也一定不会辜负一个孩童的期待。

我和儿子来到文瀾湖公园，这里的湖水在十几年前曾一度干涸见底，被不少人视作“荒郊野外”。如今，站在湖边，看到那一大片一大片的茵茵绿草、一簇簇争奇斗艳的花朵，相扶相依的老

人、轻轻牵手的情侣、笑逐颜开的一家三口，湖边图书馆、博物馆、体育馆出出进进的人群，湖面上穿梭的游艇、湖心岛上茂盛的树林，我不禁感慨万千。这座城市的变化太快了，这座城市的人赶上好时代了。

绿色又岂止在一草一木，更深入大同人的理念和生活。“公交车又换了”，从燃油车、天然气车到纯电动车，再到现在的氢燃料电池公交车，身为上班族的我和广大市民一起见证着大同公共交通的飞速变化，感受着这些改变带给人们的“绿色出行”观念。“锅炉房全拆了、黑烟囱不见了，会不会没有暖气？冬天大同人会不会受冻？”可我分明看到很多时尚的大同人，冬天在室内还穿着短袖。当年“冬天穿浅色衣服会被煤烟弄脏”的“衣着禁忌”已经成为往事，人们用光鲜亮丽的服装展现着新生活的美好，绿色生活已经渗透进大同人日常方方面面。

我在日记本扉页上曾记录过这样一句话：“只要根在，生命之绿便永存。”一座座城虽然千姿百态、各不相同，却是很多人命脉所系。生于斯、长于斯、扎根于斯，大同的山山水水、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，都为我的生活增添着色彩。我热爱大同这座古城，她就是我的生命之绿！

## 读明小品

侯建臣

上学的时候，课本里有两篇文章，一篇是明朝开国元勋刘基的《卖柑者言》，另一篇是归有光的《项脊轩志》。刘基是元末明初的奇人，精通天文、兵法、数理等，尤以诗文见长，与宋濂、高启并称“明初诗文三大家”，其著作均收入《诚意伯文集》。《卖柑者言》说的是大道理，通过市上一个卖柑者的口，要说那个“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”的道理。其文好则好，行文严谨，构思奇巧，寓意深刻，但我向来不太喜欢讲大道理的文章，学完也就基本忘了。上学时课本里选的文章，大多是讲大道理的文章，考试时考的也是。这也难怪，一个学生无论啥时候都是需要理清道理的，包括大道理也包括小道理。

读了好多讲道理的文章，后来越来越喜欢那些碎碎叨叨的文字，说一些碎碎叨叨的事，归有光的《项脊轩志》就可以说是这样一篇。归有光是明中期的散文家，崇尚唐宋古文，他的散文感情真挚，风格朴实，是明代“唐宋派”的代表作家，后人称赞其散文为“明文第一”。“项脊轩，旧南阁子也。”一个过去的小阁子，有啥可说的？可就这个“室仅方丈，可容一人居”的阁子，让人读起来爱不释手。小阁原本是“百年老屋，尘泥渗漉，雨泽下注，每移案，顾视无可置者。又北向，不能得日，日过午已昏”。然而就是这小阁子，经稍微修葺，南面开窗，植花木于庭，冥然兀坐，万籁有声，而庭前寂寂，有小鸟经常来啄食，人来了也不飞走，到了夜晚明月一照，斑驳的桂影经风一吹，晃来晃去，珊珊可爱。何来如此喜爱之情，因是故土，因是故乡。然而喜悦中却又含着悲伤，那悲伤则来自回忆，那回忆总伴随着失去。先妣之不在，大母之消逝，妻子之远去……那阁那窗那一草一木一床一几均映着故人的影子，叙回味往事一句：“某所，而母立于兹。汝姊在吾怀，呱呱而泣，娘以指叩

门扉曰：‘儿寒乎？欲食乎？’吾从板外相为应答。”一句从幽远的记忆中传出的“儿寒乎？欲食乎？”，让往事历历，“吾”与老娘忍不住泪下，而读到此处，我也黯然神伤。小阁催泪，皆因人尽不在。

读到明代“文坛四杰”中的重要人物，也是明代著名的“前七子”之一何景明的小品《甍盗》，我哑然失笑。一个一只脚瘸的贼和另外两个贼到一个大户人家偷东西，他爬上屋顶，揭开房瓦，让那两个贼用绳子把自己放下去，从房间里搜出金银财宝，装入柜中，让上边的两个贼用绳子拉上去，接着再把柜子放下来。这样上下下拉了好几次后，瘸贼心想，如果把柜子和最后的财宝拉上去，他们会不会不管我离开？这样一想，他就干脆坐到了柜子里。那两个贼把柜子拉上去后，果然悄悄地说，这次收获挺大啊，如果我们两个人分的话各自会分到不少，他如果上来一定会多分，这样对我们不利啊，不如让他扔下我们离开算了。于是两个人抬着柜子向野外逃去。一个得意扬扬地说，这个瘸子贼牛哄哄地自称是高明的小偷，却让我们两个人要了。另一个说，这个时候估计他快要被那家人发现了。说完了，两个人发出了开心的大笑。不一会儿，那两个贼累了，就坐在路边歇息。柜子里的瘸贼估计天要亮了，又听见远处的房子有人说笑的声音，从柜子里出来大声喊有贼偷我的东西，那两个贼惊恐地逃跑了，于是这个脚瘸的贼带着全部财宝回家了。

想想，这真不是一个普通的贼，他岂止是做贼高手，估计换一个行当去做，也会很精彩。想想，脚瘸者，脑未必瘸；而脚全者，脑袋未必不瘸。想那两个贼窃窃私语时的得意、惊慌失措时的狂奔，真是忍也忍不住地大笑起来。此时竟就对那瘸腿之贼一半半点也很不起来，而倒有佩服之意了。

## 建党百年礼赞

张文辉

星火锻造灿烂百年，  
换来华夏艳阳天。  
几多志士忠肝裂，  
数代英贤热血。

拓展征途延盛世，  
弘扬勋业续新篇。  
强军富国民为本，  
更有层层捷报传。

## 感时

溪山清远

白云晴空画，诗酒遇相逢。  
故旧三千里，音书几度归。

且看晨曦色，还顾草原晖。  
霜鬓沧桑客，尘风望雁飞。

## 小满

杨树林

是鸢尾花绽放的季节  
是石榴花盛开的季节  
小满小满 小得盈满  
麦穗儿绿中泛黄  
颗粒儿渐渐饱满

故园油菜花烂漫  
玉米苗绿满原野  
大棚里瓜果饱满  
日子被农事占满  
心扉被喜事挤满  
幸福从小满起步  
芳馨撒满夏天

## 二十四节气“书”话

韩 府

### 小满



旧题“元代吴澄撰”的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说：“小满，四月中。小满者，物至于此小得盈满。”前一句说的是小满的时间，后一句解释的是小满的含义。当代人更为熟悉的是公历，所以如果要说明其时间，还是说2021年5月21日开始进入“小满”更容易为普通的读者所接受。

小满时，麦类等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，但还未成熟，只是小满，还未大满，故称之“小满”。这是取名的用意。不过，对于大同人来说，普遍对夏熟作物是陌生的，因为我们的庄稼绝大多数都是秋熟的。而对于比大同更南的能够种植小麦的中国北部地区而言，

小满时麦粒虽未成熟，但已粒粒盈满；在更南的地方水稻已进入抽穗期，也有人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，说“小满”时水田的水已盈满。

和“芒种”一样，“小满”也是反映物候现象的节气之一。

“小满”三候，第一候是“苦菜秀”。到这个时节苦菜已经长得枝叶繁茂，可供采食了。亦有说这里的苦菜并不是我们餐桌上吃的那种苦苦或甜苣，而指今人的茶。第二候，“靡草死”。第三候，“麦秋至”。是说再经过十天的时间，原来已经盈满但尚未熟的麦粒，就已经成熟。

所写“小满”两幅，第一幅的“小”字是由不相连的分别指向三角形三个顶点的三画组成，这是“秦公钟”的写法，向上则有甲骨文根据，向下则清人吴大澂也有相近的写法；“满”字笔画亦较简单，左边的“水”写成三条竖线，取的是古钱的写法。第二幅的“小”字采取的是唐人的写法，《晤合铭》及李阳冰的写法都差不多，清人严坤、邓传密都采用过相近的写法；“满”借鉴的是汉印的写法，右上角采用方笔，这样方笔与圆笔相结合，使整体显得不再单调。



绿色在愤怒地燃烧  
吞没了整个的大自然  
让生命无处可逃

生还是不生  
由不得你自己  
这是春天赋予的使命

小芽点起的星火

弥漫了五月的葱茏  
燎原了汹涌的夏天  
万物在此时随波逐流

呵，大地是值得眺望的  
所有的枝繁叶茂  
消遣了人世间的爱恨情仇  
岁月  
静静悄悄

## 五月

刘富宏

《黄帝内经》说：“春三月，此谓发陈，天地俱生，万物以荣，夜卧早起，广步于庭……此春气之应，养生之道也。”春夏之交，于闲暇之时走出家门，采摘嫩生生的野菜是最好不过的生活享受了。

在我的故乡，塞北荒寒僻地，要说春天里的野菜，最寻常的，莫过于生长在田间地头、沙漠边缘的一棵棵苦菜了。宋代王之望在《龙华山寺寓居十首》里写道：“羊乳茎犹嫩，猪牙叶未残。呼童聊小摘，为尔得加餐。仗马卑三品，山雌慕一簞。朝来食指动，苦菜入春盘。”说苦菜的鲜美味道能叫人食指大动，这大概是对苦菜最高级别的褒扬了。

苦菜是属于春天的。在故乡，只要有几场细蒙蒙的雨落下来，蛰伏在土壤深处的苦菜，在一夜之间就都争先恐后地醒来了。一棵挨着一棵，一簇挨着一簇，像是为暗黄裸露的大地穿上了一件绣花的衫子。初生的苦菜，嫩嫩的，最适合挖来吃。择菜，洗菜，焯菜，过水，一气呵成。挤出水分后，切碎，装盘。油盐酱醋是打底的调料，姜末蒜蓉是调味的佳品，若是再浇上一勺芝麻酱，淋上几滴辣椒油，那味道，够鲜也够香。炖肉时配上一盘，化解油腻；喝粥时配上一盘，提味爽口；吃面条和米饭配上一盘，则又是一番风味。再老一些的苦菜，母亲则是将它挖来喂猪。

记忆里常常会出现儿时的情景，母亲牵着小毛驴走在前面，毛驴

## 母亲的苦菜

茆丽燕

背上骑着的是我，驴背上还搭着两只尼龙袋，两只柳条编织的筐子，筐子里放着两把小铲子。这是挖苦菜的所有装备。母亲挖得很快，只不过眨眼的工夫，母亲身边的那只筐子就快要被苦菜塞满了。再看看我的那一只，只筐底上零星地躺着几棵苦菜，无精打采的，像走失了伙伴的小孩那般黯然落漠。

母亲挖的确是苦菜，而我，挖的则是快乐。拿着小铲子，这几挖点土，那儿挖个坑。一会儿抓两只蚂蚁来玩玩，一会儿又将那苦菜花摘几朵来，捏在手上端详着。多年后，读到萧红的《呼兰河传》，书中用生动的笔触记录了“我”在祖父精心侍弄的园子里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，孩童的天真烂漫、纯真可爱，都在那举手投足之间了。那段文字，读着读着，便禁不住思绪袅袅，回到了自己的童年，回想起了与母亲挖苦菜的点点滴滴。

挖回来的老一些的苦菜，虽是喂猪，也需择得干净一些，放在水里冲洗一遍才可。同样需要切碎了，拌上玉米面，猪娃们吃得欢，上膘也快。常有邻居来串门，临走时，都乐意绕到我家猪圈前瞅瞅。看着圈里膘肥体壮的猪娃，禁不住连连称赞：“还是他婶儿会喂猪，看看把这猪喂得多肥

实。人家也真是勤快，挖来那么多苦菜……”母亲也不说什么，只是笑着，默默地看着圈里的猪娃，像端详自己的儿女。

春夏之交，天气一日胜过一日地燥热起来，沙窝窝里更是热得狠。母亲出去挖苦菜时，会戴上一块头巾，是蓝花格子的。时间久了，那天空一样蓝汪汪的颜色，竟然悄无声息地黯淡下去了，就像母亲因操劳过度，日渐消瘦的身体。

大概是两年前，我体检时查出了一些毛病，医生建议多吃苦菜，尤其可以多用苦菜煮水喝。在我工作的城市，一出门就是柏油马路，路边则是规规矩矩的绿化带，哪里寻得着苦菜的身影？母亲听说之后，没多久就从老家快递来了两大包苦菜，都已经择得干干净净。每日晨起，喝着一碗苦菜汁，心里，五味杂陈。

一碗又一碗苦菜汁，让我想起了一位诗人写的诗：“妈老了／她弯下腰／戴上蓝头巾／我陪她走在田里／春天／那些年老的老根／在脚下挪动／妈有时会像我一样看看远处的天／然后抖抖手里的苦菜根／像抖着一把／村里的小路”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一年又一年，苦菜的生命在大

地之上，永远年轻。而那个挖苦菜的人，却经不起时间微微一用力。母亲的老，仿佛只在一夜之间，一念之间。

有时候也会觉得，苦菜，更像是母亲的半生写照。三十多岁没了丈夫，一个女人家，带着一双儿女，艰难度日，举步维艰。半生风里来雨里去，把生活中所有意外凝结的苦涩，一一吞咽。那些与记忆同在的苦涩，而今终于变成了一缕缕甘甜。即将进入耳顺之年的母亲，有吃有穿，手上有闲钱，再也不用为三元五角而彻夜难眠。命运真是奇怪，它永远都恪守着平衡定律，让你在失去一些什么的同时，又会以另外一种方式予以补偿。

街上，一斤二十元的苦菜又在叫卖。声声吆喝里，想起远方的故乡，想起沙窝窝里一棵棵苦菜，想起了垂垂老矣的母亲。有位诗人这样写：“提篮挑菜的母亲自言自语／时光有时快，有时慢／有时，它突然停在那儿／像是张望的母亲……母亲就是那么张望着／将时光的苦菜／一根一根捡在筐内／在不知不觉中／时光的齿轮，越来越紧／雪和霜，一层层涂上母亲的两鬓／直到一座雪似的山，立在头顶／那一年，我回乡探母亲／田野碧绿苍翠，大地空阔／清风拂动衣角／绿草一遍遍亲吻一个归乡人／远远地，田野的尽头／一块块荒地里有／一株白头芦苇／在微微晃动／我禁不住热泪喷涌／心疼那个，为我挖苦菜的人。”

春风又绿江南岸，苦菜永远抚我心，只为母亲。